

<<曾国藩家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曾国藩家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1068231

10位ISBN编号：7801068238

出版时间：2008-10

出版时间：线装书局

作者：曾国藩

页数：31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曾国藩家书>>

前言

“国学”一说，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、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。

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，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，身体力行，通经致用，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。

后来学术界兴起“整理国故”的热潮，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。

实则是具有深刻历史理性的。

提出学习西方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魏源，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，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，这看似极为矛盾，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，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。

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，认为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。

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，中国文化更加弱势，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，为了保国保种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“保存国学”、“振兴国学”的口号。

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，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。

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，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，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、艺术、技艺等，但在狭义上，国学之范围不脱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

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。

国学又可称国故，可译“GuoXue”（音译）、“Sinology”（意译，指中国学，汉学，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）。

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，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，涵盖了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、六朝骈文、唐宋诗词、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、学术体系。

因此，广义上，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。

包括历史、思想、哲学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乃至书画、音乐、术数、医学、星相、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。

论国学，先明国学之义，所谓必也正名乎，善哉。

今天，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，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：要么过于通俗，要么过于玄虚。

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、国学的弘扬，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，走一条中间道路，做到深入浅出、微言大义。

虽然“文化热”、“儒学热”、“国学热”的浪潮此起彼伏，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却是少之又少。

大家对待文化、对待国学，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、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。

为什么要学国学？

因为国学对我有用；为什么要读国学？

因为里面有智慧、有技巧、有升官发财的门路。

于是，在今人的眼里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，成了彻头彻尾的“用经”！

仅求其“用”，不见其“体”，将是最大的无用。

仅求其“术”，而对国学的“道统”视而不见，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。

为此，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。

近代以后，随着西学东渐，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，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。

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，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，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，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，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。

在此，我们只有安身立命，谋求维新。

《尚书》中说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

但是“周邦”所谓的“新命”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，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、阐发新意。

阐发新意，不是凭空想象，不是一味模仿，而要推陈出新。

冯友兰先生说，中国的哲学要“接着讲”，不能“照着讲”。

<<曾国藩家书>>

而“接着讲”，并不是空发臆想、随意揣摩，而是要以“照着讲”的方式和姿态去“接着讲”，不如此，就无法做到“阐旧邦以辅新命”。

国学亦是如此。

整理国故，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。

只有长足进步，才能延续，才能生生不息。

当然，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。

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。

所以，目前最迫切要做的，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。

为了弘扬国学，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，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“国学典藏”丛书

。这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，于经、史、子、集中选取精华部分，予以汇编。

编者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、精练的文字、新颖的版式、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，全方位立体地解读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，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进国学的画廊，感受国学独到的智慧。

学贵力行，圣贤文化的学习，贵在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，才能从中得到真实的利益。

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国学风景的同时，与圣人促膝对话，能够聆听到圣贤的教诲；在聆听圣贤教诲的同时，把圣人的教诲贯彻到生活中，落实到一言一行中。

“多识前言往行，以自蓄其德”，我们也希望借着伟大文化的指引，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。

<<曾国藩家书>>

内容概要

《曾国藩家书》收录曾氏从年轻至去世前的百余篇较有代表性的家书，按内容大抵可分为治军、为政、修身、治学、持家、处世、理财、交友、用人等章。由这些书信，可窥斑见豹地探索曾氏一生之行为思想，从中感受到清朝末年的政治风云变幻和他仕途春风得意背后的感觉，由于树大招风，功高盖主，封建王朝随时都有再上演“走兔死，狡狗烹”的时代悲剧，所以他虽身居高位，但内心却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。曾氏家书是一面镜子，真实折射出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。读之，我们感觉是在和一颗伟大而丰富的心灵在对话，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心中涌起了敬意，人生境界得到了净化和超拔。

<<曾国藩家书>>

作者简介

曾国藩（1811—1872），初名子城，字伯函，号涤生，谥文正，同治时封侯爵，世袭。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、理学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，“中兴名臣”之一，晚清散文“湘乡派”创立人。

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(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)。

有《曾国藩家书》传世，是研究其人及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资料。

<<曾国藩家书>>

书籍目录

治军篇为政篇修身篇治学篇持家篇交友篇用人篇处世篇理财篇

<<曾国藩家书>>

章节摘录

治军篇一致牧云兄·帮同办理团练（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五日）牧云仁兄大人左右：十一月十八发家信一件，交湖南抚台转寄。

十二月二十七发家信一件，交益阳县李筱泉明府，托其由常德交云贵折差，转寄。

其弟李少荃编修，不知何时可到京中？

十月十二所发之信，已于十二月初六接到矣。

九月之信，至今未到。

弟身体极好，面色红润发胖，在京十余年，无此气象。

合家大小平安。

尊府人人清吉。

十二月十三日申刻，湖南巡抚专差送到咨文，十一月二十九奉旨，命弟在本省帮同办理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。

弟闻讣到家仅满四月，葬母之事，草草权厝，尚思寻地改葬。

家中诸事，尚未料理。

此时若遽出而办理官事，则不孝之罪滋大。

且所办之事，亦难寻头绪。

若其认真督办，必须遍走各县，号召绅耆，劝其捐资集事，恐为益仅十之二，而扰累者十之八。

若不甚认真，不过安坐省城，使军需局内多一项供应，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。

再四思维，实无裨于国事，是以具折陈情，恳乞终制。

兹将折稿寄京，相好中如袁、毛、黎、黄、王、袁、庞诸君，仅可令其一阅。

此外，如邵蕙西、李少荃、王雁汀、吕鹤田有欲阅者，亦可以阅。

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，不必登诸荐牍，令我出面办事，陷于不孝也。

弟自奉旨后，始知汉阳失守。

乡间音问难通，即县城亦无确信。

眷口在京或归或否，惟兄与内人裁度。

或由浙江江西一路，或由樊城一路，或竟作久住之计，全不作归家之想，均由兄为主。

弟僻处乡间，消息不明，不遥决也。

纪泽儿身体不健，宜常常行动，或坐车至圆明园一二次亦可。

无事总宜读书习字，余不一一。

二致牧云兄·帮办团练等事（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）牧云仁兄大人足下：前信写就，正拟专人送至省城，请张抚台代为发折。

十五夜接张抚台来信二件，知武昌失守，不胜骇叹。

郭筠仙于十五夜来我家，劝我到省帮办团练等事。

弟以湖北失守，关系甚大，又恐长沙人心惶惧，理宜出而保护桑梓，即于十七日由家起行，二十一日抵省。

先以稽查城内土匪奸细为要务，其次则勤于操练。

江岷樵所带之壮勇二千，甚为可恃，即留于长沙防守。

弟又招湘乡壮勇千名，亦颇有纪律，若日日操练，可期得力。

现在大股业已顺长江而下，只怕分股回窜，不得不严为防备。

幸张抚台至明决，勇于任事，乡绅亦多信吾之言，或可办理得宜，京中全家，不必挂心。

”湖北既失守，则道途必多盗贼，家眷不宜出京。

望兄辛苦照料一切，不胜感激。

若冯树堂来京，一切与之商议，必甚妥帖。

书不能详，诸惟心照，三致牧云兄·张中丞至湖北履总督（咸丰三年正月十二日）牧云仁兄大人阁下：十二月二十八发家信一件。

其时弟以奉旨来长沙，具折陈奏，将折稿封存家信中，不知到否？

<<曾国藩家书>>

正月以来，弟在省身体平安。

九弟于初九到省，知舍问自严亲以下并安好。

又接岳父大人手示，知尊府一切平安。

正月初二日，余写一信，交湘乡公车刘月槎、贺石农带京，信中言会试后，家眷与公车一同回南。

近日仔细思之，恐仍以不出京为妥。

盖道途多梗，即不遇粤寇，犹恐土匪所在窃发，终不放心，不如待其稍定，再看机会。

正月初三日，粤匪自武昌下，水陆两路并发，不识直扑安徽乎，抑入江西乎？

现尚未得确耗。

南陔先生闻于城门尽节，其夫人及大世兄并大孙女，并于初七殉难。

其二世兄与二少奶奶并各孙男女等皆为贼所掠，幸不甚凌辱。

昨初三日逆贼下窰之时，闻将城中男女一概裹胁，驱之上船，投江自尽者不可胜数，恐常氏遂无遗类矣，惨哉！

正月十一日，湖南张中丞至湖北履总督任，收复省城。

江岷樵与之同往，弟再三托岷樵嘱其收常氏之遗骸，求常氏之孤孥，不知可得一二否？

常氏有一家人由湖北贼中逃难回者，弟亦遣之同往，不知常氏何辜，遭此奇祸，殊不可解。

弟在省办事，以查办土匪为第一要务，以各县之正人，办各县之匪徒，总在访求公正绅耆为下手工夫，其次则操练兵勇。

三年之艾，亦须及时收蓄，以为七年治病地步。

四、九舍弟及刘霞仙、郭筠仙俱在长沙，与弟同居做伴，甚不寂寞。

癖疾十愈其八，自在京以来，未尝如此大好，此近日第一欣幸之事。

纪泽读书，求兄勤勤讲解，务使怡然以悦，乃为至善。

书不详尽，诸惟心照。

顺请日安。

四禀父母·练勇往江南（咸丰三年十月初四日）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屡次接到二十三日、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、初二日手谕，敬悉一切。

男前所以招勇往江南杀贼者，以江岷樵麾下人少，必须万人一气诸将一心，而后渠可以指挥如意，所向无前。

故八月三十日寄书与岷樵，言陆续训练，交渠统带，此男练勇往江南之说也。

王璞山因闻七月二十四日江西之役，谢、易四人殉难，乡勇八十人阵亡，因大发义愤，欲招湘勇二千，前往两江杀贼，为易、谢诸人报仇——此璞山之意也。

男系为大局起见，璞山系为复仇起见。

男兼招宝庆、湘乡及各州县之勇，璞山则专招湘乡一县之勇。

男系派六千人，合在江西之宝勇、湘勇足成万人，概归岷樵统带，璞山则招二千人，由渠统带。

男与璞山大指虽同，中问亦有参差不合之处。

恐家书及传言但云招勇往江南，而其中细微分合之故，未能尽陈于大人之前也。

自九月以来，闻岷樵本县之勇皆溃散回楚，而男之初计为之一变。

闻贼匪退出江西，回窰上游，攻破田镇，逼近河北，而男之计又一变。

而璞山则自前次招勇报仇之说，通禀抚藩各宪，上宪皆嘉其志而壮其才。

昨璞山往省，抚藩命其急招勇三千赴省救援。

闻近日在涟滨开局，大招壮勇，即日晋省。

器械未齐，训练未精，此则不特非男之意，亦并非璞山之初志也。

事势之推移，有不自知而出于此，若非人力所能自主耳。

季弟之归，乃弟之意，男不敢强留。

昨奉大人手示；严切责以大义，不特弟不敢言归，男亦何敢稍存私见，使胞弟迹近规避，导诸勇以退缩之路。

现今季弟仍认……（以下原缺一百余字）之不可为，且见专用本地人之有时而不可恃也。

男现在专思办水战之法，拟舢与船并用。

<<曾国藩家书>>

湘潭驻扎，男与树堂亦尝熟思之。

办船等事，宜离贼踪略远；恐未曾办成之际，遽尔蜂拥而来，则前功尽弃。

朱石翁已至湖北，刻难遽回。

余湘勇留江西吴城者，男已专人去调矣。

江岷樵闻亦已到湖北省城。

谨此奉闻。

男办理一切，自知谨慎，求大人不必挂心。

五禀父亲·军中要务（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）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：二十二日接到十九日慈谕，训诫军中要务数条，谨一一禀复：（一）营中吃饭宜早，此一定不易之理。

本朝圣圣相承，神明寿考，即系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。

即现在粤匪暴乱，为神人所共怒，而其行军，亦是四更吃饭，五更起行。

男营中起太晏，吃饭太晏，是一大坏事。

营规振刷不起，即是此咎。

自接慈谕后，男每日于放明炮时起来，黎明看各营操演。

而吃饭仍晏，实难骤改。

当徐徐改作天明吃饭，未知能做得否。

（二）扎营一事，男每苦口教各营官，又下札教之，言筑墙须八尺高三尺厚，濠沟须八尺宽六尺深，墙内有内濠一道，墙外有外濠二道或三道，濠内须密钉竹签云云，各营官总不能遵行。

季弟于此等事尤不肯认真。

男亦太宽，故各营不甚听话。

岳州之溃败，即系因未能扎营之故，嗣后当严戒各营也。

（三）调军出战，不可太散，慈谕所诫，极为详明。

昨在岳州，胡林翼已先至平江，通城屡禀来岳请兵救援，是以于初五日遣塔、周继往。

其岳州城内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，朱石樵有六百，男三营有一千七百，以为可保无虞矣，不谓璞山至羊楼司一败。

而初十开仗，仅男三营与朱石樵之六百人，合共不满二千人，而贼至三万之多，是以致败。

此后不敢分散，然即合为一气，而我军仅五千人，贼尚多至六七倍，拟添募陆勇万人，乃足以供分布耳。

（四）破贼阵法，平日男训诫极多，兼画图训诸营官。

二月十三日男亲画贼之莲花抄尾阵，寄交璞山，璞山并不回信，寄交季弟，季弟回信，言贼了无伎俩，无所谓抄尾阵。

寄交杨名声、邹寿璋等，回信言当留心。

慈训言当用常山蛇阵法，必须极熟极精之兵勇乃能如此。

昨日岳州之败，贼并未用抄尾法，交手不过一个时辰，即纷纷奔退，若使贼用抄尾法，则我兵更胆怯矣。

若兵勇无胆无艺，任凭好阵法，他也不管，临阵总是奔回，实可痛恨。

（五）拿获形迹可疑之人，以后必严办之，断不姑息。

六致诸弟·湘潭大战（咸丰四年四月初四日）澄、温、沅三位老弟足下：初四日午刻安五等来，接到家信，俱悉一切。

父大人声色不动，毫无惊怖，实我辈所万不能及。

贼于二十七时辰刻破湘潭，即刻分股至朱亭、渌口、株洲一带，掳大河及一宿河之船，又分股至湘乡掳涟江之船。

二十八早塔副将在潭大获胜仗，踏破贼营三座，烧毁木城一座，杀贼至六百余人。

是夜贼又筑营垒，二十九日塔副将与大战二次，第一次烧贼营二座，杀贼七百人，二次真长发老贼拼命出战，塔将又大胜，杀贼千余。

初一、初二皆大战，官兵大捷。

五仗共杀贼至四千人。

<<曾国藩家书>>

三日连破贼营三次，至第四日，贼不敢筑营矣。

凡自贼中逃出者，皆自广西起事以来，官兵从无此非常之胜。

褚太守、彭玉麟、杨载福、邹世琦至湘潭水战，自初一日黎明起至初三止，烧毁贼船至七百余号之多，亦为近来所仅见。

现在湘潭贼势甚为穷蹙，若能破城剿灭此股，则靖港以下之贼，朱亭以上之贼皆为易办。

湘潭大战之时，贼调回湘乡一支兵。

我县得以无恙，我家得以安全，皆塔副将之功也。

所可恨者，吾于初二日带水师五营、陆勇八百至靖港攻剿贼巢，申刻开仗，仅半顿饭久，陆勇奔溃，水勇亦纷纷奔窜，二千余人竟至全数溃散，弃船炮而不顾，深可痛恨！

惟钓钩子未出队者，略存子药炮位，而各水手亦纷纷尽散，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，余船竟无一水手，实为第一可怪之事。

刻下兄已移寓妙高峰，留数百陆勇护卫。

如使湘乡一股竟就扑灭净尽，则天下事大有可为；若湘潭贼不遽灭，则贼集日众，湖南大局竟多棘手之处。

尽人事以听天，吾惟日日谨慎而已。

余俟续布。

七致诸弟·靖港之贼（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）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左右：十四日刘一名四来，安五来，先后接到父大人手谕及洪弟信，俱悉一切。

靖港之贼，现已全数开去，窜奔下游，湘阴及洞庭，皆已无贼，直至岳州以下矣。

新墙一带土匪皆已扑灭，惟通城、崇阳之贼，尚未剿净，时时有窥伺平江之意。

湘潭之贼，在一宿河以上被烧上岸者，窜至醴陵、萍乡、万载一带，闻又裹胁多人，不知其尽窜江西，抑仍回湖南测、平一带，如其回来，亦易剿也。

安化土匪现尚未剿尽，想日内可平定。

吾于三月十八发岳州战败请交部治罪一折，于四月初十日奉到朱批“另有旨”。

又夹片奏，初五日邹国螭被火烧伤、初七大风坏船一案，奉朱批“何事机不顺若是，另有旨”。

又夹片奏，探听贼情各条，奉朱批“览，其片已存留军机处矣。”

又有廷寄一道，谕旨一道，兹抄录付回。

十二日会同抚台、提台奏湘潭、宁乡、靖江各处胜仗败仗一折，兹抄付回，其折系左季高所为。

又单衔奏靖港战败请交部从重治罪一折，又奏调各员一片，均于十二日发六百里递去，兹抄录寄家，呈父、叔大人一阅。

兄不善用兵，屡失事机，实无以对圣主，幸湘潭大胜，保全桑梓，此心犹觉稍安。

现拟修整船只，添招练勇，待广西勇到，广东兵到，再作出师之计。

而饷项已空，无从设法，艰难之状，不知所终。

人心之坏，又处处使人寒心。

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，至于成败，则不能复计较矣。

魏荫亭近回馆否？

澄弟须力求其来。

吾来子侄半耕半读，以守先人之旧，慎无存半点官气。

不许坐轿，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。

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，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，庶渐渐务本，而不习于淫佚矣，至要至要，千嘱万嘱。

八致诸弟·整顿成军稍有把握（咸丰四年四月十六日）澄、温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昨寄去一函，谅已收到。

十五日接父大人手谕，敬知一切。

兄每日黎明看操，现已阅看四日，专看戈什哈及亲兵二种。

然有所表率，他营亦将兴起。

父大人命招湘乡之原水手，赶紧前赴鄂省下游。

<<曾国藩家书>>

此时所患者，水手易添，船只难办。

不特衡州新造之船难以遽就，即在省之船经屡次风波屡次战阵后，亦多有损坏者，修整难以遽毕。且广西水勇、广东水兵皆于五月可到，不得不少为等候，整顿成军稍有把握，然后扬帆东下。

余近来因肝气太燥，动与人多所不合，所以办事多不能成。

澄弟近日肝气尤旺，不能为我解事，反为我添许多唇舌争端。

军中多一人不见其益，家中少一人则见其损。

澄侯及诸弟以后尽可不来营，但在家中教训后辈，半耕半读，未明而起，同习劳苦，不习骄佚，则所以保家门而免劫数者，可以人力主之，望诸弟慎之又慎也。

九致诸弟·祈诸弟稟知父大人（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）澄、温、植、洪老弟左右：十七、十九接父大人十三、十五手谕及澄弟两函，俱悉一切。

兹分列各条于后，祈诸弟稟知父大人，兼稟叔父大人：（一）水勇自二十四五日成章诏营内逃去百余人，胡维峰营内逃去数十人。

二十七日何南青营内逃去一哨，将战船炮位弃之东阳港，尽抢船中之钱米帆布等件以行。

二十八日各营逃至三四百人之多，不待初二靖港战败，而后有此一溃也。

其在湘潭打胜仗之五营，亦但知抢分赃贼，全不回省，即行逃回县城。

甚至将战船送入湘潭河内，各勇登岸逃归，听战船漂流河中，丢失货物。

彭雪琴发功牌与水手，水手见忽有顶戴，遂自言并册上姓名全是假的，应募之时乱捏姓名，以备将来稍不整齐，不能执册以相索云云。

鄙意欲预为逃走之地，先设捏名之计，湘勇之丧心昧良，已可概见。

若将已散者复行招回，则断难得力。

衡永之水勇不过五月可到，亦不甚迟迟也。

（二）广东水师总兵陈大人带广东兵一百，洋炮一百，已于四月初六日到郴，月内可到省。

广西水勇亦五月可到。

衡州造新船，省城整旧船，皆五月可齐，不至延到七月始行也。

（三）澄弟自到省帮办以来，千辛万苦，巨细必亲，在衡数月，尤为竭力尽心，衡郡诸绅佩服，以为从来所未有。

昨日有郑桂森上条陈言，见澄侯先生在湘阴时景象，渠在船上，不觉感激泣下云云。

澄弟之才力诚心，实为人所难学。

惟近日公道不明，外间悠悠之口，亦有好造谣言讥澄弟之短者。

而澄弟见我诸事不顺，为人欺侮，愈加愤激，肝火上炎，不免时时恼怒，盛气向人。

人但见澄弟之盛气，而不知实有激之逼之使然者也。

人以盛气凌物消澄，澄以盛气伤肝致病。

余恐其因抑郁而成内伤，又恐其因盛气而招怨声，故澄归之后，即听其在家养息，不催其仍来营中。

盖亦见家中之事，非澄不能提新宅之纲；乡间之事，非澄不能代大人之劳也。

并无纤介有不足于澄弟之处，澄弟当深知之，必须向大人膝下详稟之。

（四）王璞山之骄蹇致败，贻误大局，凡有识者皆知之。

昨在家招数百乡勇，在石潭杀残贼三十人，遂报假胜仗，言杀贼数百人，余深恶之。

余与中丞、提军三人会衔具奏一折，系左季高所作，余先本将折稿看过。

后渠又添出几段，竟将璞山之假胜仗添人。

发折后始送稿来画，已无可如何，只得隐忍画之。

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，在宁乡战败，逃奔数次，昨到省城，仍令其署宝庆府事，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。

是非之颠倒如此。

余在省日日恼郁，诸事皆不顺手，只得委曲徐图。

昨当面将朱石樵责备，渠亦无辞以对，然官场中多不以为我然。

将来事无一成，孤负皇上委任之意，惟有自愧自恨而已，岂能怨人乎？

怨人又岂有益乎？

<<曾国藩家书>>

大抵世之乱也，必先由于是非不明，白黑不分。

诸弟必欲一一强为区别，则愈求分明，愈致混淆，必将呕气到底。

愿诸弟学为和平，学为糊涂。

璞山之事，从今以后，不特不可出诸口，而且不可存诸心。

（五）我二十四都之长夫不耐劳苦，好穿长衣鞋袜，不敢远行，时刻思归。

余拟在此另雇长夫，其本境长夫，止留三四人在此，以便送信归家。

（六）率五病故，我绝不知信息，季弟何以并不告我？

前澄弟信中有半句，我始骇然。

昨葛十一来，乃实知之。

刻下已搬枢还乡否？

若尚在省，急须写信来，我当设法送归也。

其如何病，如何歿，季弟当详告我。

以上数条，望诸弟细心体贴。

缕禀堂上大人要。

十致诸弟·洋炮亦到百尊（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一日）澄、温、沅、洪四弟左右：屡日发家信数次，想已收到。

实收换部照，须造清册一本，大非易事。

现命孙闾青经理此事，恐非二十日不能了，纵不能如请咨询部功牌册之精妙，亦不宜太草率也。

三月二十二日所发一折，顷于四月二十日接奉朱批并廷寄，兹照抄送回，呈堂上大人一阅。

广东水师兵已于二十一日到一百矣，洋炮亦到百尊，广西水勇尚未到。

衡州所造新船，闻甚不合用，顷有信与萧可兄，令其略改也。

荫亭兄到馆，请其催将侯兄速来。

并告贵州徐河清、韩超、张礼度并皆奏调来楚，均五月可到也。

余不一一。

十一致诸弟·奏请调贵州、广东兵（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日）澄、沅、洪三弟左右：三十日奉到父大人手谕及三弟信件，俱悉一切。

长夫俱留在此，吃上头饭，每日给钱百文，实无一事可劳其筋力，故不能不略减也。

沅弟言我仁爱有余、威猛不足，澄弟在此时亦常说及。

近日友人爱我者人人说及。

无奈性已生定，竟不能威猛，所以不能威猛，由于不能精明，事事被人欺侮，故人得而玩易之也。

甲三之论、甲五之小讲，已加批付回。

科一、科三、科四之字俱好。

科一请安禀，其字画粗大，颇有乃父之风。

季弟在益阳所领钱文，绅士文任吾等已料理清楚。

在湘阴时，即在兄处领得实收，兄到岳州忘告季弟耳。

四弟初一日与中丞会衔奏请调贵州、广东兵，兹于二十六日奉到寄谕。

抄录付回。

<<曾国藩家书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曾文正者，岂惟近代，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；岂惟我国，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
——梁启超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，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《曾国藩家书》。

——南怀瑾

<<曾国藩家书>>

编辑推荐

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，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《曾国藩家书》。
曾文正者，岂惟近代，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；岂惟我国，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

<<曾国藩家书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